

我与电影《白毛女》

交错的生命轨迹

文·图/周小平

大概没有哪一个故事能像“白毛女”那样，从1945年创作至今被改编成话剧、歌剧、京剧、舞剧，并拍成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芭蕾舞剧，并一直被人们喜爱。也没有哪一部电影像《白毛女》那样与我的生命轨迹不断交错着……

上小学时，我看的是黑白电影版《白毛女》，田华演喜儿，陈强饰黄世仁。地主恶霸黄世仁逼死佃户杨白劳，污辱其女喜儿，喜儿被迫逃入深山成了“白毛女”。电影结尾处“八路军来了，白了头发的喜儿走出山洞”，小朋友高兴地拼命鼓掌，从这儿理解了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”。

1969年我上初中一年级，有了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，我没钱去剧场看，但从同学那儿借了电影小人书，可好看了。有一阵班里女生流行刻剪纸，有人得到全套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剪纸，一共8张。我花了好长时间一剪一刀刻了全套，夹在书里，是我最宝贵的“财产”。

初三时，有了电影版的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，学校组织我们去看，音乐、服装、演员、舞蹈实在太漂亮了。“除夕，外面飘着大雪，同村人送来了窗花，穿红色斜襟袄衫梳长辫子的喜儿高

兴地拿着窗花跳起舞来……”她脚步轻盈，身材修长，莞尔回眸低笑的瞬间，感受到一种温婉的倾诉，有一种流动的美。

我记住了茅惠芳、石钟琴、刘庆棠的名字。女生都会唱“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……”不久，学校宣传队计划排练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片段，女主角由我们班徐老妹当，男主角由同学闫平演。徐老妹是我邻居，我们原来每天都一起上学，现在她突然成了主角，学校还发了“芭蕾鞋”，我们就不能一起上学了，因为她要早早去学校“练功”。

徐老妹排练特认真，那会儿也没有光盘，动作得自己琢磨。楼上归国老华侨林爷爷家里有电视，每到演《白毛女》，我俩就小心翼翼地问能否上他家看，得到爷爷允许后特别高兴，还拿来小本本记录呢。盼穿了双眼，终于等到了新年联欢会宣传队的汇报演出。可是大家失望了，演员的腿没有电影里抬得高，舞跳得没电影里齐，同学的掌声就不怎么热烈了。

很多年以后的同学聚会上，有同学建议重排这段舞蹈。虽然工作繁忙、相夫教子，徐老妹的身材一直保持得挺好，舞蹈动作也没忘，“童子功”还是很重要的。只是演大春的闫平一年前得

了肝癌，已经去世了。世事难料，只能感叹人生苦短。

那年的“五一劳动节”，我们被派到颐和园当观众，那会儿叫“游园会”。在公园里围几个大圈圈，由各文艺团体演出，组织“工农兵学”当观众。我们中学生那个圈，演出的都是各学校精选的节目。

印象最深的是某中学演出的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片断，大春给喜儿送白面那场。看着他们俩幸福喜庆的样子，我们都跟着快乐。我个小，坐第一排，看得特别清楚：喜儿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，俏丽的刘海儿搭在前额，高个、细腰、长腿，说不出的妩媚。小红碎花的衣服，红裤子，粉色芭蕾鞋，跟电影里一模一样的。第一次近看芭蕾鞋，原来是普通鞋前面削了一块。“那站得稳吗？”我真替她紧张。女演员跳得特棒，脚尖踮得好，水平比徐老妹版“喜儿”高出一大截，看得我眼睛都直了，羡慕得一塌糊涂，只有拼命鼓掌。

我的眼睛一直追着她，下场后她往外走，我也赶紧溜出去跟着，看见“喜儿”正买冰棍呢。我站她后面，偷偷摸她的长辫子。她感觉到了，回头笑笑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“这得留好多年吧？”“假的，你看只有这一段



当年在操场上排练“欢庆胜利”



2002年同学聚会时已经定居美国的大春和喜儿跳“白毛女”

是我的，后面都是接的。”她没卸妆，夸张的黑眼睛，眼角挑上去，像趴了只小蝌蚪，红腮一大团，远看挺好，离近了有点不自然。“你哪个学校的？”“××中学。”“你演得真好，将来跳专业？”“是，我一毕业就去××部队文工团，已经答应要了，再见。”“嗨，真棒！再见。”

1974年我下乡插队，第二年冬天公社调我去“农民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，演出一些丰收舞、新疆舞，唱京韵大鼓“破四旧不收彩礼”啥的。一天，书记说部队专业文工团来公社演芭蕾舞《白毛女》片段，让我们帮着搭台子、接待，顺便让人家辅导我们。大家一听乐坏了。演出在公社旁边的河滩里，冬天枯水正好搭戏台子。

虽然是熟悉音乐，背得下来的剧情，看过无数遍的动作，我还是冒着寒风从头看到尾，骨头痛都冻透了。对于文化沙漠的我们，音乐舞蹈永远是高级“馈赠”。

演出后，书记叫我们去公社会议室，里面坐着4个军人，全是还没卸妆的主演。女兵柳叶眉、杏核眼，个子不高，长

腿细腰。男兵高个宽肩，英俊威武。男军人说：“听说你们排了几个舞参加县里比赛，我们看看。”我们赶紧换好服装，又唱又跳比划了一遍。第一次跟专业演员离得那么近，大家都很紧张。男军人说：“还可以，舞蹈动作有点单调，可以加几个新的。”说着换上黑色轻便舞鞋，作了几个示范动作，随便一个大跳就跃到半空中了，轻轻一踢腿就上了前额。“表演上有些动作不到位，比如……”女军人比划着拿了个“范儿”，腰肢柔软、美不胜收。差不多两个小时，讨论、纠正，直到天黑。

“专业的就是不一样。”我们议论着，有时候想想老天真不公平，又漂亮、又风光，好事都让他们占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分到一所中学教语文。有一年教初三毕业班，班主任是李老师，同事好几年第一次与她搭班。李老师和我岁数差不多，个儿不高，脸白白的，头发有点黄，眼睛不大挺有神。她人胖，走路扭扭的，我们笑她“腰里别着块砖”。她是个生活很讲究的人，衣服尽是质地好、有品位的中长款式。

中午吃完饭，她织毛衣我睡大觉，没事的时候聊天。她烦恼

不少：没房子，与婆婆住一起，老为鸡零狗碎的事叹气。一天，说起年轻时候的事，“我结婚以前特瘦，去献血，不够90斤给退回来了。”我自豪地说。“我还不是一样，上中学时腿又细又长，小腰一尺八，撑死了80斤，跳喜儿时轻飘飘的。”李老师说。我吃惊地问她“您在哪个学校？”她说“××中学。”

后面的故事不用说了吧，颐和园游园会的“那个喜儿”，公社指导我们的“女军人”就是李老师。李老师年龄大了不能再跳专业舞，从部队转业上了夜大，后调来中学当老师至今。我们整天混在一起教育孩子、美容减肥，就没想过她是我的偶像。也难怪，“喜儿”成了“喜儿她娘”，腿还是那双长腿，腰可不是那个“腰”了，我们笑着感叹“人生何处不相逢”。

从网上下载了电影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，这部我看了无数遍的电影，喜儿、大春、杨白劳、黄世仁……田华、陈强、茅惠芳、石钟琴、刘庆棠……闭着眼睛都知道的故事情节、戏剧冲突，甚至是舞蹈动作，那些旋律已经融进我的血液里，熟悉这部电影就像自己的家门。

编辑/麻雯 mawen214@163.com